

原创巨制《无限世界》官方系列游戏小说同步首发

沸点
科幻丛书
FEI DIAN
KE HUAN CONG SHU
主编：赵国珍

荆泽晓 著

末日龙腾

MORI LONGTENG

童年



希望出版社

原创巨制《无限世界》官方系列游戏小说同步首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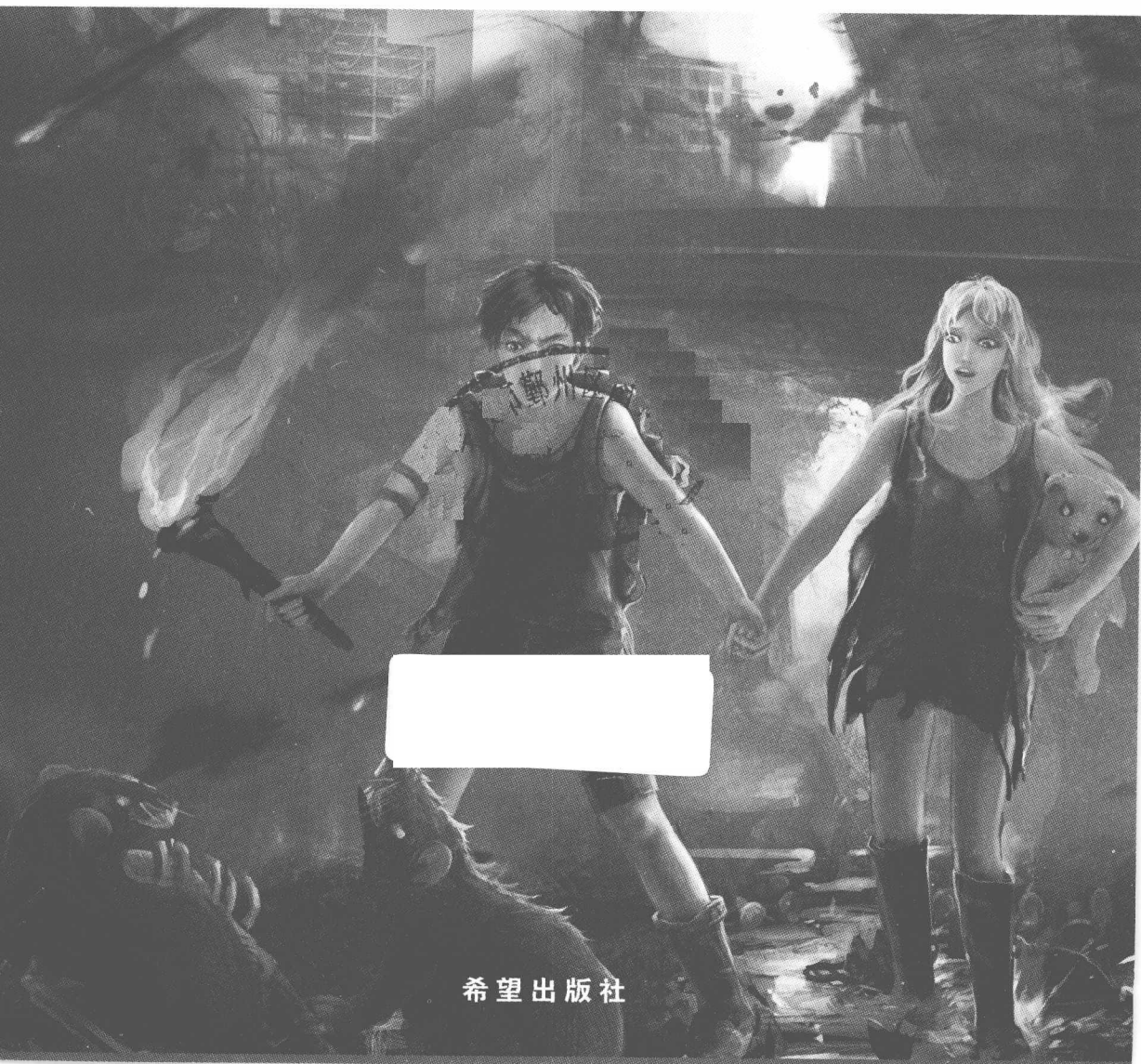
沸点
科幻丛书
FEI DIAN
KE HUAN CONG SHU
主编：赵国珍

荆泽晓 著

末日龙腾

MORI LONGTENG

童年



希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末日龙腾三部曲. 童年 / 荆泽晓著. -- 太原 : 希望出版社, 2014.11
(“沸点” 科幻丛书)

ISBN 978-7-5379-7123-2

I. ①末… II. ①荆…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5554 号

沸点科幻丛书

末日龙腾·童年

荆泽晓 著

出版人	梁 萍
选题策划	杨建云 赵国珍
责任编辑	翟丽莎 赵晓旭
助理编辑	赵 帆
复 审	刘志屏
终 审	杨建云
美术编辑	陈东升
责任印制	刘一新 尹时春

出 版: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希望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刷: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印 张:	19.5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数:	1-5000 册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79-7123-2	定 价:	38.00 元

编辑热线 0351-4922124

发行热线 0351-4123120 4156603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若发生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思想的沸点

代序

吴 岩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长)

沸点是物质的相变点,意味着物质性质将发生彻底改变。

中国的科幻文学在新世纪已经到达了相变点,这样,希望出版社的“沸点”丛书应运而生。

有关新世纪科幻文学的特点,我觉得大抵不会离开后现代、全球化、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等一些对当前社会进行描述的现象的影响,但这其中,科学技术改变了未来跟现实的力量对比,把原本漂浮在时间前方的一种可能与渴望,变成了此时此地的冲撞性遭遇。2001年的“9·11事件”,让整个世界反思,当人们信誓旦旦地谈论科学战胜宗教带来有希望未来的同时,人类的思想现状和社会现状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不均衡和对帝国主义的反抗,能达到使人惊悚的真实效果。而2011年日本“3·11地震”,把大自然的诡异灵动跟人类开发原子能的努力相互联系,再度给人们敲响了警钟。近年来,大家所关注的转基因作物、干细胞研究、3D打印术甚至谷歌眼镜,也都各尽所能且前所未有地让种种不清晰的未来凶猛地嵌入我们的生活。今天,任何人走进医院,都会发现成百上千种前所未见的药物正在伺机投向我们的机体,而媒体技术的创新与改进,早已让信息超载的当代人类的心灵更加失调……我们正在跟未来冲撞,但未来的冲量和更多动力学特征,都还没有被彻底研究和解释。

即便是科幻文学这种文类,也正在面临诸多的考验。早在2007年我就在

《文艺报》跟韩松和刘秀娟的一次对话中谈到,作为一种能够良好处理 20 世纪上中叶人与科技关系的理想的文学类型,科幻小说在 21 世纪正面临着全面的危机。摆在作家面前的是彻底改变了位置的未来,它像猛兽一样正一爪一爪地近距离刨向我们。当未来学家面对未来束手无策,当未来的冲撞重创我们每个人的时候,科幻文学只能寻找一种革新自己、以便继续生存的方法。这种革新,一方面要协助人类度过未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则要彻底拯救文类自身的存在。

不单单是中国作家看到了科幻的危机和未来的危机,在美国、日本和更多国家,现实和文学的双重危机也激发着所有深陷其中的从业者和爱好者思考与拼搏。最近几年,我到东西方参加科幻会议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论题,就是如何利用科幻作品进行学校教育。参加这种讨论的人包括作家、教师、图书管理员和出版人,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要在一个高速变化的时代给青年人以新的未来承受力。而这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努力,会来自作家。毕竟,教师、出版人、图书管理员在没有合适作品的状态下,无法做出有价值的工作。

令人兴奋的是,跟我一样对当前的世界变革与科幻变革具有敏感性的中国作家还有很多。大家熟知的刘慈欣和韩松,都通过邮件或面对面谈话,跟我讨论过相关的话题。而更多作家则用他们自己的作品来展示他们的思考。“沸点”丛书可以说是这种思考的结晶。

与“奇点”丛书不同,“沸点”丛书的作者都已经是中国科幻领域中具有深度影响力的作家,他们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创作实践,敏锐地抓住现实与未来的关键特征,通过神秘而吸引人的故事,期待把这些有关未来的思考传递出来,给更多读者疗伤或免疫。

我觉得这套丛书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它们来源很广。北方与南方、海峡的两岸……从不同方位不同角度不同社会状态下去观察未来，会提供多种可能的差异性解决方案。中国太过幅员辽阔，任何一个地区性的问题，在另一个地区都会改变模样，而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作者所提供的差异巨大的解决方案，将丰富整个人类文化的视野，丰富人类选择的方式。

其次，它们积淀深厚。由于“沸点”丛书选择的都是已经在科幻行业中具有影响力的作者，从他们的多年思考中，能看到他们对许多问题的超前意识与深度反应。而这才是面对未来冲击的宝贵财富。阅读他们的作品，你能跟随他们一起让思想沸腾。

第三，它们关注全球化问题。如果说科幻作家在一百年前还可以偏居于狭小的世界，仅仅谈论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各自未来，那么在今天，他必须对互联网、高速交通工具、全球股市、海洋污染、大气变化等建立起足够的框架，才能让读者从中领略真实。科幻作家是真实的创立者，更是真实的建构者和毁灭者。

恰恰是在上述三个特点的吸引下我阅读了“沸点”丛书的大部分作品。我向读者推荐这些作品，更期待读者就此跟作者进行讨论，对话，反馈，如果说未来正在伤害我们，且这种伤害是大范围的，那我们就必须通过集体治疗去消除伤害。

在微生物的存在未被发现之前，人类不懂得如何面对传染病的威胁。而微生物的发现和一系列连带的科研成果，使人认识到沸腾的重要作用。我觉得“沸点”丛书的最重要的价值是搭建了一个有价值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期待更多已经在文坛展露头脚的作家烘焙自己，让自己的创作走向沸点。

是为序。

目录

CONTENTS

序章	001
第一章 洒脱	003
第二章 生存	014
第三章 春天	028
第四章 技术含量	041
第五章 枪火	054
第六章 老巫婆	066
第七章 在路上	078
第八章 自由	091
第九章 玷污	105
第十章 邂逅	117
第十一章 旦夕	129
第十二章 专业	142
第十三章 成长	154
第十四章 求职	166
第十五章 伏击	179
第十六章 援军	191
第十七章 厄运	204
第十八章 兑现的诺言	216
第十九章 重返 251 号避难所	230
第二十章 那些年,那些人	243
第二十一章 不褪色的尊严	254
第二十二章 往事不过如烟	268
第二十三章 曾看见过光明	278
第二十四章 黑色不黑	290
创作感言	301
后 记	303

序章

呼啸的风拍击着核冬天后的废墟，如浪，如雨，是风中夹杂着辐射尘，以无畏的姿态向地表上任何敢于凸起的物体一次次地狂暴冲撞。半块记忆昔年繁华的霓虹灯板，岁月已用荒芜将它逼得酥脆，不知第几次的沙尘拍来终于将它击得粉碎，从大厦骸骨的高处落下，飘飘洒洒，还未落地已被风裹挟而去，或是去将另一处文明的残躯消灭。

无际的铅灰，天地便这么在死色里永恒如一。

时间已失去计量的意义。

直到一点蓝色在远处艰难地闪动，如火种转眼就会熄灭。

那如火的、微弱的蓝，挣扎着，坚强地存在。有时在满载辐射尘的风中失去踪影，但总会再现，顽强地滋长。

渐近了,那是一个小小的身影,蓝色的连体衣,硕大的背包,不时跌倒不时低泣,但仍顶着风跋涉。

没有人知道,十二岁的小孩,如何在这可怕的风暴里活下去。

牛肉镇西北的变异鼠群,在风暴停歇后遇到这个劫后余生的孩子。

那时他正哭着,呼唤着他父亲的名字,他自言自语,说一定要报仇,要让害死他父亲的人百倍奉还,“我要活下去!对,我得活下去,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任谁见了这一幕,也会因这孩子的刚毅、远超过年龄的成熟而赞叹,虽然他的脸颊有残存的泪印。

可惜,那群变异鼠听不懂孩子自语时所说的语言,当然,就算他说英语,想来它们也听不懂。它们仅仅知道这是一块鲜活的肉,是饥饿的它们可口的晚餐。

于是它们开始加速,向他张开獠牙。

第一章 洒脱

急促、凌乱的脚步声，在寂静的地表传递。这无序的噪音如肾上腺素注入地球的肌肤之中，早已死去的文明喘息着，那空旷的回响在废土上呻吟。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最为要紧的是什么？

健康？智力？成绩？开心？

有一万个答案，但对于螺丝来说，只有一个答案：最为紧要的是在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了将近三千米后，能完成正握引体向上、再加翻腕上的单杠动作。

螺丝并不准备去奥运会拿体操奖牌，这个时代奥运会已经成为历史名词。

但在不绝的掌声里，螺丝咬着牙、淌着鼻血、绷着脸，终于完成了最后翻腕上的动作，他把身体压上去，任由身下的碎石、杂物把肋骨硌得刺痛。他如一条将死的虫子，极不雅观地蠕动着，因他双臂已拉伤，只能用这种方式把自己挪上

来。

他终于站了起来，转身弯下腰，右手按在胸腹间的青肿处，提了提左手，肌肉的疼痛让他连弯曲肘部也办不到，他所能做的就是气喘如牛的此时，勉力冲着下面方才一直给他掌声的观众，伸出一根中指，然后开口：“混……混蛋！”

下方的观众掌声如雷——硕大的变异鼠们用强健厚实的前肢，拼命拍打着水泥承重柱，这就是掌声的来源。尽管辐射让这些老鼠变异得肥壮如猪，增添了许多力气，但二十多头变异老鼠，对于近百层的大厦承重柱——即使已有几处露出钢筋——它们仍旧是无能为力的。

拍打着水泥柱的声响终于消停。变异鼠瞪着螺丝这本是鲜活的晚餐，不甘心地退开转身离去。但突然有一头变异鼠回过身来，它急速地奔跑，然后跃起，狠狠地撞在水泥柱上。

不知道它是想模仿螺丝，助跑后在那些露出的钢筋处借力，然后攀上楼板；还是对于螺丝的逃脱，让它感觉不堪受辱。总之，它的脑浆和泛绿的血，在离地一米多的位置，于水泥柱上涂了一个记号。

螺丝勉力站起，看着变异鼠群离开，阳光透过被辐射尘遮掩之下灰蒙蒙的天空，不能给谁带来一点活气或温暖，只是，徒劳地把影子拉长。

十二岁的螺丝，就站在这幢外墙破败崩散、只余骨架的摩天大厦的二楼，他放眼望去：四周林立着众多这样的钢筋水泥骨架，龟裂破碎的路面上，还有许多扭曲发黑的汽车残骸，核冬天后长久的辐射，连生命力最为顽强的野草也无法生长，一团团早已腐朽的钢铁尸体，就这么发黑，锈蚀。

螺丝没有感叹文明的逝去，他在这楼层上仔细地寻找出口，崩塌的墙壁把这里隔绝成为一个十多平方米的空间。岁月和核污染协力，把这空间里那些昔

日或许价值不菲的商品变成一堆垃圾。没有找到出口,螺丝呼一口气,残留着擦伤焦痕的小脸上浮出安心的笑。他在这些垃圾上躺下,仰着头,让鼻血不再淌。

若找到出口,他连躺在垃圾上的时间都不会有。

各式变异生物指不定何时便冒出来,变异蟑螂最喜欢躲在阴暗的角落,成年人可以一脚把拳头大小的变异蟑螂踩死,但对于双臂拉伤的十二岁孩子来说,那绝对是不容轻视的威胁。

鼻血终于不再淌了,螺丝翻找着身下的垃圾,几本焦黄的书籍,一翻开就碎了,某页残存的边角,还有几行可以分辨的字迹:…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human rights report…criticized the deteriorating…in C…。

风卷起,将这纸片夹在淡淡的辐射尘里,打了几转,恰好掩落在摩天大厦前面的某一具尸体上。大约这尸体,已无法了解这张纸片在昔年承载着的意义;就算活着的人,也不会有谁在乎,那些文字是言之有物,还是无耻的叫嚣。

历史,对于现在的人类,只是一种毒品。若是买不起“杰特”又找不到酒,却又偏偏还活着时,可以用来让自己麻木。

螺丝虽小,也深知这个道理,只是痛苦让他警醒,自己仍活着。

身上印着黄色“251”字样的蓝色连体衣,在这短短的两个月里,已有多处破损,露出内里加衬的陶瓷装甲,这是他在避难所里当机修主管的父亲唯一能为他做的事了——那个男人没有能力让自己的孩子留在如世外桃源般的避难所里,他甚至无法让螺丝带上一把手枪防身。

“你要记住,你的名字不叫 Screw,咱姓罗。”病得皮包骨头的机修主管,在螺丝离开避难所的时候,握着他的手对他说,“这里不是我们的家,回家去。”

躺在垃圾上的螺丝,望着渐暗的天色,想起此幕,感觉当时他的父亲已病得

神志不清了。

他不相信半年前体健如牛的父亲，会无缘无故病成这样。可悲的现实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无论如何坚强，在这个没有司法机构的废土上，也无力寻求真相：他可以因寻找而死，却不可能以死揭开覆于真相之外的黑幕。

或者，这便是他父亲让他回东八区的真实原因，至少不会因此而死，哪怕螺丝终其一生也找不到回东八区的办法——废土让人类的平均寿命急剧下降，却因着残酷也让人类更早地成熟。螺丝在避难所看过地图，要从这里回到那个在东八区的“家”，远渡重洋是在所必然的。尽管螺丝早慧，但这绝对不是一个小孩或少年可能完成的事情。

至于那个所谓的家，螺丝的脸上浮出了不属于他年龄的苦笑。说来那应是他重曾祖父的家吧，大约如他此时栖身的摩天大楼之中某个约六七十平方的隔间。螺丝想着那隔间里，应装满了熏牛肉和白面包、大米，还有上万发各式子弹、枪械……要知道，那可是他的祖辈，用一生的所得换取的东西。

核冬天是世界性的，想来那远在东八区的家——堆满了食物、净水和枪弹的家，此时也如这摩天大楼一样，成了当年繁华的残骸。

但那是他的家，或者不单单是他的家。

螺丝咬着牙从背包里拿出一瓶水，但无力拧开瓶盖，只好夹在膝间，用牙齿旋开。这时周围突然传来轻微的“啪啪”声，如蝴蝶颤动着翅膀的声音。刚喝了一口水的螺丝，连忙把水瓶收起，缩在垃圾堆中的角落里，仔细分辨声音的来源。

那声响极有节奏地响起，听来却在螺丝头顶，几乎就在瞬间，那崩塌下来、与同样歪倒的墙壁构成三角空间的楼板，立时生出无数裂纹，灰尘与沙土四散落下。螺丝小脸吓得惨白，这是什么变异生物？无论是在避难所还是废土，都没

有听过有这样诡异的辐射变异生物！而且看起来破坏力绝对不亚于传说中的超级变异人——至少那些超过两米高、面目可憎、全身长着许多脓包的变异人，在冲向对手时，还会疯狂地嚎叫，而头顶这种变异生物，如果不是夜深无人，螺丝又极小心地防备，出现时根本就没什么征兆可言。

跳，还是不跳？

这是个问题。

双臂已然无法用力，攀爬下去是不可能的了；而那楼顶也许下一秒就会破碎，恐怖的变异生物将一跃而下；而从这离地足有四米多高的楼板上跳下去，螺丝觉得摔断一条腿可能已经很幸运，正常来说，他觉得会摔死。

头顶一阵沙石如雨洒下，螺丝知道自己没有时间犹豫了，他咬牙爬起来，跃下去摔死也好过成为变异生物的口中餐。这时却听到有个虚弱的声音开口说道：“酒，不管你是谁，给老子一碗酒，就收你为徒！”

变异人不会说话，辐射让它们变异，从而获得了可怕的肌肉力量，但也夺去了它们绝大部分的智商和语言能力。螺丝马上停了下来，他要跃下去，只是不想经历被活活撕开身体的折磨，而据说变异人就是这么对付它们的猎物的。

他拉下头盔上——和装甲连体衣同样由来——的单眼热成像夜视仪，抬起头，楼板出现了一个直径半米左右的大洞，而说话的人，就坐在洞口边上。

此人赤裸着身体，在胸部以下肢体的许多地方出现了近似坏疽病的症状。螺丝不懂什么医学名词，但看着他身上众多的创口和死色的皮肉，也知道这人绝对比自己的父亲，更接近死亡。

“酒……”他虚弱地笑着对螺丝重复，用东八区的某种方言。螺丝虽头回接触这种方言，但他能听懂。他的祖辈坚持教下一代人汉语，尽管避难所里和这废

土,通行的是英语和法语。

螺丝犹豫了一下,还是解下了背包,拿出一小瓶医用酒精。倒不是由于对方病成这样,还可以无声无息击破楼板,几乎等同打桩机械的破坏力让螺丝害怕而屈从,而是那人的生命之火已将熄灭,但他的唇边仍带笑。如这残破、千疮百孔的地球,也许总有一天轨道腐蚀会让它消失;或是人类再弄出一堆核弹把它干掉,但在此之前,它仍不息地转动,负荷希望,孕育生命。

这种洒脱,是一种骨子里的高傲,超越生命的坚强。

夜色已沉,如墨,掩去丑陋的地表、累累的创口和伤痕,让人望及各式高耸建筑的轮廓,可以幻想地球昔日的繁华;也遮去废土上攻击人类的各种变异生物视野,让羸弱的人类得以喘息。但是,抹不去狩猎同种的人类的眼,如螺丝脸上的热成像夜视仪。

“你……干什么?这么小气?给我!说了收你为徒,就会说到做到。”那人这么说道。他开始说得极慢,似乎要斟酌着,选择词句,后面很快便流畅起来。

正准备把医用酒精兑一点儿到水瓶里的螺丝,抬头道:“酒精啊!”

那人笑了起来,说道:“酒精?你是说酒的精华?这得多好的酒,才配得起这样的名字?”却慢慢抬起手来,这时先前螺丝听到的轻微“啪啪”声再次响起,却是这人一抬手之间,身上骨节作响,螺丝突然觉得手上一麻,他的手臂本来就严重拉伤,立时手中那瓶医用酒精把握不住,失手坠落。

但几声轻响,那瓶酒精竟然突破重力效应,以一种诡异的轨迹,歪歪扭扭向上冲去,透过头顶破洞,转眼被那人握在手里。只听他喘息着道:“不好意思,我向来贪杯……”先前螺丝腕间一麻、酒精瓶子的诡异上升,却是这人弹出的几颗小石子所致。

这可不单单是准头了，得多精密的计算啊。螺丝下意识地缩了一下身子，他突然发觉这个病得可能随时死掉的家伙，就算隔着一层楼、行动不便，要杀掉自己，恐怕真是眨眼的事——杀人，相比于他弄走这瓶酒精的难度，就是用子弹打出十环与打出一个单词的区别。

想到这里，螺丝突然想起，那人没有戴夜视仪，怎么看得见自己要往水瓶里兑酒精？

“直接喝，会死人的！”螺丝藏在对方无法直视的所在，小心地冲他说了一声，以免酒精中毒后，这家伙迁怒自己，那绝对不是一群变异鼠的追杀可以相比的。这时却觉右边的肩膀、手肘、腕部一麻，只听那人有气无力道：“上来吧。”

螺丝便依言爬了上去。

不是因为那人再次弹出几颗石子，让肌肉拉伤的他发觉右臂居然不痛了；而是对方有如此能耐，要杀他，上不上去，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天地，也已经崩坏掉……跟我来的地方一样，全是死气。”那人喝了一口酒精，似乎生命力一下子旺盛起来，幽幽地对螺丝说道，“想来四十年间，我手中的刀，斩了多少巨匪强寇的头颅！没想到，因此招惹来这大奸大恶的魔头注意……”说到这里，他有几分落寞，但那眼神，却有不屈的豪气，“他们设伏，用不属人间所有的暗器，那又怎样？要不是长刀斩到第十七个魔将时碎裂，不见得我便会被害……”他举起左手，腕间有一个手镯状的白色金属环，螺丝把夜视仪调到微光模式，看见那手镯上面有三行不同的文字：时空管理、Time and Space、Время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别再喝了，再喝真的会死人。”螺丝看这怪人又举起那个酒精瓶子，忍不住再次劝他。

那人停下来，望着螺丝，大约过了几秒，他笑起来，点了点头：“老子错怪你了，你不小气，是真的有赤子之心，可贵。”他看得出来，螺丝真担心他喝死。他说着随手在螺丝两臂间轻按了几下，又道，“这里的天地，崩溃得比我来的所在，更加不堪啊！剧毒无处不在，老子先前身上几处小伤，不过几刻钟，就变成了这等模样……不必担心，人终有一死，我或者会死，只是这里，却不是我埋骨的地方！毒素已被我用内力逼住，只要有酒助我运功，几日之内，将体内余毒驱尽，不是什么大事。”

说罢他教螺丝伸出手来，此时螺丝才发觉，双臂竟然一点也不觉得疼痛了，那人比划着，教了螺丝几式手法，让他自己去练习，却不要打扰他喝酒。螺丝看着他又喝了一口，摇头道：“这么喝下去，真会死人的！”

那人笑道：“这么点年纪，怎么会啰嗦成这样？滚蛋，滚蛋！”

螺丝见他已经喝了小半瓶，似乎也没什么事，反倒说话中气也足了起来，猜想这不用夜视仪可以在黑夜看得见东西、抬手将钢筋水泥楼板打出大洞的怪人，也许是一个机器人，酒精是他的一种动力源？

况且这几式手法，那人教授的时候，倒是针对先前追赶着螺丝的变异鼠，细细说了对付动物，要怎么变动；若是对人，又该如何。螺丝练了几回，觉得倒是颇有用处，若是练熟，想来至少不会被那群变异鼠迫得这么惨。于是便也不再劝他，从那破洞下到二楼那垃圾堆里，自己练习起来了。

凡事一旦入迷，便不知时间流逝，不知过了多久，却听那人喝道：“徒儿！速来！”他叫了两次，才将仍在练习的螺丝唤醒。螺丝攀爬上去，却见此人脸色赤红，看见他上来，捉住他的手，郑重说道，“天地崩溃，民不聊生，全都是因为他们那些奸恶魔头弄出来的阴谋！我辈生于此时，应当挺身而出，守护百姓，不惜已